

有方錄

寄贈 秋山文庫 (伊勢灣台風水入本) 昭36修理製本

桑名市立図書館

秋山文庫  
2-259

有方錄

蒙齋 廣瀨 典識

寬政八年夏五月予在昌平學受業于林公門我  
公遣谷文晁西上京畿訪古器遺物因命予曰汝亦  
欲往乎乃應行之也予退謀栗山先生先生曰諸生  
業須通古處今非讀書則不通古非游都邑周覽風  
俗山水則不能處今而知務於是遂與文晁俱游京  
畿欲更獨極西南州  
公即賜黃金若干十星曰遐迹久暫惟汝所欲以益  
其所學也費用不足即有司而取之

五月廿八日風抵文晁家喜多子慎奴安平從獲佐  
士禮大子繩安公俸錢予至飛鳥山下酒樓傾杯決  
去及板橋北村某尾池某等亦辭送者既盡往者志  
專時方梅節其多雨雖當然首途先遇泥濘深滑意  
頗阻濟戶田川一名荒川雲霧間駁遠山微露日脚  
垂數十里外小憩蕨驛或說秩父山澤民有壽至一  
百七歲猶健躬能汲炊 府召見賜戲物其子歲七  
十九扶掖至育子孫幾及百口文晁子慎後間道走  
岩槻寧親予宿大宮驛有氷川祠延喜中擇天下神  
祠以為官祠祀典預焉延喜武載之今求之則郡其

傳之正者不多得高是為儼然營造亦稱大宮之名  
廿九日上尾驛與文晁子慎舍日華破雲炎輝射人  
暑殊甚遇梧桐林藝翠濯風鳴如雨乃謂他日我  
當書齋植桐記今日首途之壯鴻巢驛菊近村落每  
旬以四九日會市適值其日家悉排鋪布帛綿絲菜  
蔬菓實倚累層階喧闐街買有寺曰勝願寺門揭下  
馬牌関東淨土教十八檀林之一自發江戶地平村  
墟相屬禾黍布田素柘接陰然為薪蒸被斧斤希有  
大木無復在阜可登陟騁望大間村福嶋孝作知讀  
書與文晁有舊訪而猶手畫方圓曲直呢譚古今

郡縣建置沿革地勢險易所著有武威志猶稿  
六月一日奉作導至糖田村村隸且立郡昔錄府時  
以封藤九郎盛長放光寺門側小宇曰藤九郎堂茅  
覆紫扃肖像古蒼僧服合爪雉髮眇目骨相頗奇中  
古人士尤則入佛盛長亦然乎其眇目無所聞耳箕  
田八幡祠老樹僚繞有碑畧曰源將軍徑基射苑絕  
倫嘗試弓力射竹貫之竹叢在道周為古遺種源氏  
諸將大底善射蓋傳自徑基徑基以右大臣藤原能有  
之女甥並傳射御秘訣不惜渡邊個為撰列之人或  
又為此鄉人忍城一名行田四方平時地非據而深

泥扶路城以是為險成田氏數世治是每因敵兵是  
日執政吉田侯自日光還壯戶路逕此地道路修潔  
驛站肅整吏目夫馬紛集奔走利根水南岬置関誰  
可行旅関吏則忍侯臣屬水發源上刈利根郡東南  
流関東地曠平故水渺漫無嶮漕運有便其利蒼生  
廣武截上野以中流為界兩岬堤防特嚴若決決則  
國界為之伸縮宿館林相傳赤井法連初在青柳城  
欲改築之見童豎捕狐欲殺濟而放之老狐來謝曰  
曩僕見危若非大人仁慈殆不免也願報大恩以要  
地乃導至今府城以其尾刷地如成綿苞者然及城

成一合其規模後又遇寇至則竊穿隨作利害所在  
使不得伺因名之曰尾曳城又一名曰霞城  
二日謁茂林寺寺昔有老僧掌庖廚其名守鶴不知  
何鄉人又不知何時入寺未常以一犬鼎烹茶道衆  
盡日齎飲而不涸人少怪之後或窺其在閑室假睡  
舉體茸、皆毛老狸也寺不復用其鼎寶藏至今名  
分服茶釜童謠曰分服茶釜兮頓茁毛髮毛髮弗妨  
兮剃去淨潔以傳此事遠延四方野田村南一水純  
流岸頭建一本標以表上下毛州界大路一條自西  
且東曰禮幣使道每年首夏

勅真幣於日光

天使由此度小生川田悉栽業自此西北數郡地皆帶  
山風氣不漏泄俗勉業精蚕桑織造或畱致巨萬足  
足利有學校旧址小野篁為守創造今唯存聖廟門  
廡耳庖廚以下為浮屠所據春秋之薦俎豆之實皆  
其手而不過蔬筍之物也為之大息然

皇化隆盛日人文具備學校之設所在有之亦今泯然  
無聞而此學適在世人之羨而稱之亦宜矣書庫嘗  
遭火焚蕩惜古書注解有世不傳物存焉但宋板十  
三徑零本僅存每卷末必書文明某年某月上杉安

房守憲實寄附山井貞物觀等以當時流行本校合  
同異答題曰七徑孟子校文清人鮑婦大奇珍於唐  
山復刻孔子及十哲像亦後世所置孔子所冠仙倫  
巾手杖狀如有所把持今失其物好事者為說曰是非  
聖人必諸葛武侯然無確證耳鑲阿寺在廟西隣且  
利氏為先祖造立修冥福堂宇壯大勝於聖廟可幾  
層

三日宿齊沐浴謁聖廟辭去良介鷹巢大野諸山起  
伏絡繹于足利之北北高南低特出在上者曰行道  
山自茨江戶當良惟屬日者是也井川世貢音曰新田

且利為地以山擁其背以露其懷東南清淑之氣  
吸而不吐鬱勃停蓄生英雄今來觀其地信不我欺  
也且利西有渡瀨水即小生川上流亦以為國界古  
松鬱蔥山不甚高表數十里謂之金山殘礎遺物  
橫瀨氏世守今為堰矣有燒米石蓋曰立倉儲之所  
徑兵燹而化山木不兼斧斤非以城堰而以有太行  
院也則為

府朝初祖德川義季君創銅瓦朱楹殿宇嚴然其人  
雖僧形氣習如官吏動以法律周旋金山產香菌寺  
採以致江戶筵篋所至道路避人其嚴類菟道茶壺

脇屋村有觀音堂秩父三十三所之一觀世音以三十三所相為聯屬過瞻禮之喚曰巡禮巡禮有西國有秩父有坂東本栗書鄉貫姓名每堂納之名曰打札路取便利縱橫徑直不必緣觀音定番之次堂側老樅一株拂雲下有源義助墓碑唯雕姓名耳義助歿於豫州其墓在此以其食邑於是也苟近村落有大鳥岩松鳥山篠冢等源義貞起兵時攀附羽翼者與此村落同姓氏多皆出於此自古豪傑以類相應大率如是也

四日有寺曰大通寺由良攝摩寺所創嘗有古松一

株謂之加冠松源義貞始植之服日午植此樹遺愛所存紀以繪松世良田村者

神祖廟以方修葺固扃外門不可窺見比而暑雨青蠅螫人毒如塗蠱馱馬駿怒步趨不常不可騎乘猶高崎屋皆板覆鎮壓以石防颶風飄散

五日妙義峯在數里外畧見奇絕狀如安平祿其奇心身先脚已飛以時當梅前陰晴乍變山巒隱見快

問交至及已迤山雲霽全消日華方午嶽巖崑峯直上造天巨石傾側欲墜不墜如有鬼物維之下入林樾人家夾路或逆旅或酒肉舖待瞻禮者為生妙見

祠在山半腹宏崇華潔金碧燦燿都下廟祠不能過  
焉樓門內多鬻弓矢小樣瞻禮者必取以為幣下山  
沿溪石巖奇秀數里不斷或如人起行或如拍肩而  
隨或如蹲蟾蜍或如怒猊或如碑碣或如擊者俯而  
求杖又有列壁中竅穴熒々如星斗麗天者土人稱  
是昔百合若麻呂自試弓力其強破石箭孔如此是  
其道上所觀耳若登陟其間東搜西索雖旬積月  
猶不能究其形狀之細又行數里山勢增東無他徑  
可由關門据其險安中族遣吏視之橫川關是也天  
正中有大道寺某穿溝渠以禦前田利家之所左右

崖谷雲霧填埋不見其底地非不險然當其時豐公  
傾天下兵以東行欲恃尋常溝瀆以拒旗幟之所作  
宜致敗峨取笑于世宿坂本驛在碓氷東麓自是  
以西接木曾大率多山行過六七日程可始達羨濃  
六日文晁早起云碓氷在咫尺登之妙義衆峰簇々  
萃于目下復與昨日觀異乃不覺鼓勇以上畧極其  
頂宿雲半解遠望倏通蒼々茫茫不辨際涯所在古  
昔日本武尊東顧思配偶蓋是處也倣頃雲霧太合  
咫尺不可望嵐氣結如雨滴陰降樹杪昔有定光者  
隱伏此處時出行剽及遇源賴光校武執服之約以



為臣即以碓冰為姓路右石磴數十級上之有熊野  
權現祠是為信濃上野界山樹悉枯無皮與枝生物  
有草耳沙土如寒灰遇雨不黏起天明中淺間岳噴  
火煙焰漲天或飛石爆裂相擊于空中碎屑紛落  
燼石熬沙木為之斃山為之岵掘取沙礫七八尺許  
真土始見此時災及坂東最甚山岳震動川澤決決  
集入利根一川是以利根所逕不同城邑田里衝突  
一刷遠拋之東海而究焉予嘗聞之今視之於此猶  
且寒膽予問淺間所在文龜指曰如卧岡不斫者是  
其大麓而巔則入雲如晴則不遠顏咫尺時顧望

却行竟不見之塩灘馭有州此流所謂筑摩川岡甲  
越虎筆之地在下流十餘里以瀆里稍遠不到宿八  
幡驛主人曰甲信間村落日壘遺隍無處無之自武  
田信玄起順者并之逆者亡之卒皆既為塩也安平  
疾不得寢五更吐瀉并至蓋中暑也

七日安平痛禹中方發抵望月馭有故塩甲將山城  
守嘗居焉馭古出良馬和歌所謂望月駒蓋言產此  
者信濃於今為生馬國大底天下非多山澤國不產  
牛馬故如五畿東海西海道山野墾辟無芟牧之閑  
地牛馬不出也然今馭畜牡馬而不養牝馬行李頻

繁馱送難給嫌牝馬力劣傍近村里仍蓄牝產馬宿  
和田左右山高人家道路如在溝渠陰雲出岫日暮  
驟雨夜涼無蚊不用憫

八日上和田山天下稱信中多險艱和田山最險而  
長踰山六里而得達諏訪駟鼻下尤苦此日雨後  
路滑沙礫齒鞋屨易鞋半腹以上雲霾殊甚微沫視  
衣襟鬢眉變白予為謔馬氏五良誰辨其最好子慎  
又曰人悉見雲間陸子龍撫掌大笑漸至絕頂有想  
亭雖健大夫罕不息於是至孱弱則往委頓不能  
起下山風回雨攔飛揚雨衣虎氣切肌膚口銜千金

丹壓之至諏訪日高猶可淨往而前途有塩尻山路  
復險峻故止而宿焉湯泉坐駟中有三眼每眼開浴  
槽諏訪祠在駟南北兩端春祀南祠秋祀北祠其西  
則鶴湖渺漫波碧雲白陰晴變化視之湖上最奇湖  
側高島城樓櫓物壁浮動委波冬寒祁則湖凍腹堅  
牛馬逐水上則徑其欲先渡有狐必聲渡春冰將陷  
狐復鳴渡蓋狐多疑結凝融解能伏聽水不誤人因  
為候駟有巨奔者善画蒲萄訪之不在子右順奇留  
供鯉羹味佳湖中所捕  
九日塩尻山自湖北登回顧鶴湖浮雲破綻漏泄日

氣淡碧深綠浮白沈紅水天各自成幾樣穀文文晁  
倒載寫小景湖南一方山低而遠晴日則富岳自其  
處露出人往東海道者皆見其面往木曾者獨於此  
阪得視其背是以人時奇賞也此日不見梅天多陰  
容途失名山雖是其常可恨洗馬馭是為木曾谷口  
溪流活火為屏川西岸薄立水蓄南岨則取道北崖  
迨北崖則渡道南岨道與水相左右洗馬語聲與狹  
通蓋變字名地也往見飛泉洒落可愛觀由比日  
霖潦平生或不然王摩詰譚山中一夜雨樹表百重  
泉光景想似此痛掠井驛

十日鳥居山谿間二水互發東流者屏川之上源西  
流則木曾之濫觴也自此西已謝屏川渡與木曾水  
相遵得德恩寺聞藏源義仲画像請見之不許距寺  
一里許有堰為義仲之所據福嶋於木曾山深谷與  
路隩而水勢猛山村氏為源義仲裔世居此地得封  
於官奉命於尾侯古所謂附庸者似也置關視出  
入地勢得宜如阻此為成雖衆不足惧以檜作笠市  
多賣之駒岳巍立雪表今方仲復猶見雪斑三冬  
雪中者望之則形狀更奇殆如白馬俯秣因得名焉  
往木曾者從山東轉遶其地遂又出其西故數日猶

在其山脚入蜀者所謂三朝三暮黃牛如一者其或  
有肖阜御嶽在西北崇高入霄漢與駒岳相抗其陰  
則為飛驒國其衆水未注焉木曾水始大背掛以西  
溪石特怪石立則衝而繞之偃則駕而墮之斜且平  
則走且急之水本無形依石生變所謂棧道亦在斯  
地嚮者尾炭仁於行旅大作後役置石水底上陞岸  
腹遂有踏面苗架棧少許以存遺蹤因無復昔時險  
阨之虞山榴花盛開點綴于石間亦奇宿上松馭逆  
旅婦見人執衣挽苗可厭  
十一日寢醒村中入華表攝院俯溪一道人守之溪

中一巨石出水數尺其廣可坐百人名曰寢醒沐  
沐與岸東相為陝隘壁則數伸則漫水之性然是以  
湍悍殊甚相傳浦島子釣魚於此夢騎神龜遊水府  
龜化為美人苗浦島子為婦極富貴樂及夢覺過數  
世因是名寢醒世相傳有浦島子傳云丹後國人其  
事在

雄略帝時然其所述與陪唐小說相似迺出於風流才  
子虛架托寓余一觀七錢道人以是為利以蕎麥造  
麪絲頗有佳名蕎麥喜生寒冷地味亦美天下嘗不  
知食蕎麥信人始飲食之於今嗜而饜之比膏粱之

其天下徧矣。至御殿村始與木曾川離。涼水聲斷於  
耳。有園原先生者。墓其碑陰云。先生御殿神祠官好  
學。耽古著木曾古道志。以奉尾公其子孫在村中。訪  
問其書無有。曰。先生在時。恐其書流傳。使世知其要  
害。則不秘也。乃不存稿。我服其用心之鎮密。上馬籠  
山。有瀑雙瀉。名曰雌雄。瀑木曾為地。山高而重水。往  
其間。地可耕者甚鮮。道路脩治。橋梁完繕。畧無虛歲。  
是以租稅入費且足。焉其利獨在山。木檜栢杉。槲櫟  
峰。直谷。斧斫之。舫筏浮之。不數日。達尾州。天下言  
材良者。以木曾為最。宿落合。

十二日下阪十餘里。阪究有川曰落合。謂二水未合  
處。曰落合。美濃信濃以斯水為界。人言信濃國地最  
高。卒諸國。今必下阪。遠信其言不欺。陰霖數日。收麥  
生耳。白杵空不椿。民有怨嗟聲。中津川驛山川溫籍  
市鄼頗富。屋宇茅覆。氣蒙酷似吾白河。有祿津甚平  
是行碑。所謂五輪塔。文字漫漶不可識。是行事錄。府  
封信濃。松代桔梗原有怪禽。利嘴銳距。輒傷害人物。  
人懼羽翮健。名曰八重羽。神雉是行千金。購鷹使之  
搏擊。神雉與鬪。毛兩翎。風冲天。數日。頭尾輪轉。卒墜  
相死于大井驛。三里所有寺曰長國寺。藏是行牌子。

及馬銜鞍具古朴堅牢無飾過十三山盤陀屈曲道  
路多山則往以十三或二十三稱之不必為實數  
非限此地也有西尾喜太郎壘据其最高處亦不知  
其居此在何時興亡如何也土岐盛時全濃為其有  
或亦在其時卒病大湫

十三日復與木曾水遇徑雨流急舩不得載馬買小  
艇以濟其深廣如江河不淺木曾中峻激澆薄者水  
外得山隙直峯峯石皆含光潤草木如梳石根入水  
布成瀏底又性露頭于水面如水獸拖角如鯨鯢  
現鱗一舒一直清鮮之狀盈掬數按轡睇視眼不竟

日於此久之然後去水外盡矣而讓奇於水內木  
石明媚彼此殆似忽覩老樹數十株檀葉翳曠支徑  
入其下豁然崑洞可展布十餘席中安觀音大士像  
石罅滴水下清冷透骨予生一悶思謂剪除榛莽  
撤去掩翳却退數百步水上浮舟以望之則其奇者  
更加焉下乙阪日已西沒天際見樓櫓層出粉壁帶  
日彩縹緲如雲即犬山城也隔木曾水地皆屬尾州  
村步如見甘瓜濃瓜則天下名品其名真素者或說  
本邦古無有瓜天正中兵討朝鮮持其種還栽濃州  
真素者尤美宿鶉沼陵霄華盛開

十四日在怪累，東西相對謂之旌旗堆。大澤氏與  
微田信長戰敗焉。其時樹旌旗布陳，是其跡。大澤氏  
堰距此東一里，所傍迤山無事，樹木岐阜，一山老樹  
鬱蔥如屯雲，積氣迤之斷崖，乍似攀折甚難。壯武微  
田氏舉也。斃齋藤道三，據此城，雄視天下。古所謂縮  
葉山是也。信長依齋藤氏，日構增葺，營繕更名岐阜。  
特欲以推馴也。雖然有志并天下，恃區、險阻常見  
參遠創業之地，未有據高山崇嶺為城堡，是豈神算  
規摹之所自異也哉。齊飛驒川水源發飛驒山中，故  
名焉。下此則改名黑股。黑股，素水至黑股，又蓋大

無事樹木

非用舟楫不可。水徑注序。長政騎渡趨敵，其膽  
壯可畏。東岨有面。渡時據攀岸土人於  
今謂官無衛柳官兵衛者，長政表德。其柳六、七年前  
就枯，小堂有佛像一軀，曰瀨踏地藏，相傳地藏化  
童導渡。長政謂先渡以量深淺，曰瀨踏，又得久米川  
其大劣於黑股。兩岸巨柳翳路，群鳥哇，定巢枝極  
糞，澆草木腥風逆鼻。所謂草腥鷗鷺宿，即似是樹  
外堤坊虹卧，數里不斷。若復水怒漲，堤身一決，水浸  
大垣城郊野，悉為沙泥。歷斗斛不收，是以大垣城  
秋冬際起徒役，苟有缺壞，竹落土豚，嚴備脩築。大垣

鄜多鬻紙濃紙天下絕品石田三成作亂以大垣其  
為封地據是為巢穴  
神祖駐軍垂井有人薦柳實奉大者  
神祖手握之曰大柳既入我手三軍皆賀柳垣聲聞  
故道之祝衆投宿渡邊順菴谷春騰未見  
十五日順菴春騰送至垂井驛有古井其水甘雖遇  
大旱未嘗乾居民汲炊取足故旧名之曰足井並足  
語聲相近故變関原驛北慶長中伐西兵破之數十  
萬性命墜之 英武敷定 天會營墨蹤跡一  
可指點是日風雨慘慘燐火悲哭彷彿欲觸耳耳番

場驛檻泉生山脚至清可飲 髮相傳驛南數里山  
有養老瀑落地滲枯涸伏至此復發 知其果信否  
以此泉涵麩絲瓊之冷如慰齒道右數里得山曰屠  
吹方言蓬未制為艾者曰屠吹取是山蓬蒿製艾極  
利於病村市賣陳艾然艾之名品產下毛刈者為是  
以其地同名而今襲取之以在中土其之見售多於  
下毛刈云近江美濃界曰寢語村東隣屬美濃西家  
則隸近江所隔一墻壁耳是以二州人可卧枕相語  
因取為名得磨鍼山喬松夾路石被汶苔起伏草間  
未知其絕頂為有奇觀而先覺其秀麗不為凡境及



至其登窮山巔眼畧濶達琵琶一湖可俯而掬之湖  
周回百餘里水白山青民家漁舟城壘邑里遠近錯  
落稀密映發可謂難為思也常耳竹生島最奇諦視  
湖面宛然鏡中一點大抵范文正公岳陽記似為此  
地作劉禹錫所謂遙望洞庭山翠色白銀盤裡一青  
螺者亦類為竹生寫景本朝邦措紳今古作者不乏  
為是湖以國字作和歌文章一誦之使山川發響其  
復何計唯以文異体今不道之又謂画工之為圖大  
率皆美過其實於琵琶湖誠審多觀其畫悉不能當  
今日景象之半兩畔人家結構頗大左者曰望湖亭

尤宜觀望屏風題詩韓人修橋調平德無甚奇骨不  
敵江山之侏儻山下岐路若為非國道者根城隱映  
湖天宿高宮

十六日越智川水小晴日東楚且不流若南風俄至  
則暴漲病濟是以諸侯東觀西就使步戶守渡口視  
其無懼過此而相賀昔此國有江南江北之稱京極  
六角二族恃兵爭強以越智為小鴻溝驟雨滂沱雨  
衣簔笠觀蓮於田中村池廣僅十餘畝生葉田田今  
歲淫霖花遲村長家筐截舊花就見有一莖著六七  
花不唯並蒂品字古昔中條姬系藕絲織曼多羅是

其遺生於是此運無藕絲今猶缺距田中一里餘石  
壁四周匝以隍渠如隍壘

大君朝

京師為頓駐所常命考根侯一夕而築馬八幡安土  
透堰距此不遠山高湖漚田沃民富陸運水漕控制  
諸國實霸國所存明智氏謀篡弑毀自盡人不渡  
脊頽好善惡惡之情豈其及山河爭宿守山  
十七日過山田村訪木内石亭近年好石效米家癖  
者多石亭其巨擘出見數千顆皆由裏匣藏拂拭生  
光澤其所藏之甬非歷三四則不能徧觀自戲曰

本邦自古未聞有多集奇石非無奇石也無能好  
奇石而知者造物生物必已不孤矣奇斯物則亦  
生好之之人其自負如此著雲根志以傳世琵琶湖  
中有佳篋俗謂源五郎鱒子畫鋪煮供辭去拋舟于湖  
沿岸南行蒹葭擊舩腹所謂八勝隨出隨移奇觀也  
至膳所城上陸始志期上石山日傾路遠乃直走官  
道謁木曾義仲墓、樹義仲寺中蓋寺後人為墓造  
焉又有詞人芭蕉墓芭蕉生時無所言及沒後笈中  
出系譜一卷云其系出義仲冑因葬於此義仲戰敗  
於宇治欲退與今井兼平同生死兼平戰於瀨田亦

敗值義仲而殿義仲中流矢沒兼平聞之即口銜劍  
鋒墮馬自貫死忠壯凜然使人感泣若陪葬其主側  
墳墓與存忠義之鬼必怡於地下慮不及此徒使詞  
人輩墓同北域而駢立以見王人之不好義乎初更  
始入京師

十八日入松山侯邸主金子仙左衛門郎在三條高  
倉仙左衛門雖陪臣能通朝章故實又好談論壽  
至夜分

十九日訪橋本肥後守本宿禰祠宿又帶朝官學  
明典故且其人健步聞有古畫類不避寒暑風

兩不遠數十里尋訪探索必獲而還號曰鉄足軒蓋  
非是也心所好也京師人多好逐銅臭此人甚廉真  
卒不修邊幅

二十日見藤村藏藏古圖画又多蓄錦綉古異博大  
方寸許帖而糊之其人好奇務求異于人尤不好浮  
囂號曰無佛齋

二十一日  
二十二日訪若槻教齋性沈靜講求經書通山崎家  
說賴霞崖每推為畏友家在正護院森遠望比叡山  
近接加茂水田園饒戶窓其居與人物稱人言飲加

茂水三日使滕理微實筋骨清通見山木中郎北尾  
春微

二十三日大德寺曝書畫罍械堂室所至重沓展列  
中有趙子昂書字曰洪雲為柳葉剪冰作梨花不是  
東風巧何緣有歲華其字掌大筆法猷美蓋絕品大  
抵京師古刹所藏咸富暑月曝書平生深秘不敢出  
者其時得寓目文晁西上職為是故也歸次過飲原  
子重書賈持耒皮日休聖廟研墨本亦佳品

二十四日謁北野管公廟遂出外郭徑小室右入山  
間樹林莽叢奇石側立溪水淅淅與入左右每跨以

約略既而二路雙列左者為高尾右則為柵尾柵尾  
即高山寺所在本邦始得茶種先植柵尾後移宇治  
寺有鳥羽僧正畫三卷輓近學鳥羽画法成鄙俗戲  
筆是末流之弊如此卷筆路縱橫風韻溢紙作蝦蟇  
嫁娶罔亦秘不容易為人奈厨文晁致上野凌雲院  
書以介之是以得見之下寺轉至柵尾高尾以觀山  
水高尾鐘銘齊三絕稱上樓弄觀真偉物柵樹蔭徑  
掩溪當隈隩地窈窕深靚夏時故然至千秋霜紅黃  
相錯觀楓之勝四方傳稱可以想也  
二十五日拜見禁門不雕不剝劉荆木素牆壁

黃土塗之白墁為界五條吾徒賤人制不得出入或假託名目被官衣帽得出入宮掖窺視之我不欲為之凡京自大內至民庶屋以天明八年春正月晦遇災於今近十歲竊聞燒而宮殿規模因循或失典故有徒臆度更造之日嚴命群工考古徵今百度完備時我

公與大政掌新宮室西入京師駘從寘約車馬儉素從前執政之行官無如是者然朝夫之儀恭敬至中進止合禮松山侯公兄前朝京師衣冠車輿一法前無所為者故

京師俗雖好議評於二侯則每稱曰白河威儀松山故實美其所希見也宮室雖已成民庶猶多未你家每街衢必存閑地其年災自定鼎平安後莫暴焉於今民猶言之凜息夜與子慎至下鴨逐風涼於紉游人雜運謁鴨祠者有午咽路腰刀遮欄憇亭於水上樹柱葦箔四圍煮茶待人床下清淺水聲洗暑京師暑月以四條河壩及紉為納涼地二十六日訪福井嚴助同族隆助主一郎父子以医顯名府朝聘舉治功每多主一郎常意石膏必治癆瘵然以不經見而不驗之地人後自病喜曰是可

以試也乃剪服數十日雖無得效不敢自疑乃曰苟  
非服而至死則不足徵其無功也及臨死投匕曰果  
無治也其自信如此又見皆川漪園以鶴鳴世當時  
推為耆宿其學該博至釋官小說道釈書莫不盡讀  
續必有成說曰我之學問猶莫斯科未亞近世傳言  
西洋莫斯科未亞有一婦人稱帝方併邦國既及教  
十拓地不休漪園蓋以贊其注經釈史及子及仙釈  
其不可中止又見佐野少進真言沈靜善通三礼記  
性極厚人或問阿州城上有樹凡幾株少進對曰松  
幾本柏幾本榿幾本一一舉其數似不差一見不忘

大抵如此

二十七日謁西依成齋年方九十猶矍鑠喜對人  
談古今得失又健飲一食或盡鷄鴨一匹梁上橫眉  
尖刀重數十斤者每日萬一有事我欲擁此刀以護  
衛禁圍雖萬夫必辟易不進氣概老猶壯學取  
山崎闇齋統筆法古蒼為予作二紙視知足院曝書  
又至方廣寺觀明朝人衣服蓋玩又有豐公所御飲  
食什蓋刻鏤金玉貼桐葉華渾堅牢實不似近日唯  
喜觀美其質庶鬆廬舍那佛大數十丈堂庇之其崇  
尚可知世稱曰大佛則非此像在寧京者除二軀外

無可比者豐氏所造大槓足以駭人

二十八日日昃發京師與文晁子慎別獨身齋地圖  
一面墨斗詩文縞四本雨衣袂服各一以黃袱韜裏  
自舁抵伏見人烟繁稠以近京師風氣頗似昔時豐  
臣氏或浪卒或此城往來相居其堰在市東山上犁  
為麥田諸侯邸宅雖植小木標書曰某某邸跡蓋土  
俗所為耳然可知者少而不可知者已多慶長五  
年彼鳥居元忠松平家忠內藤家長松平近政等為  
神祖苗守及城陷以身殉之其後買舟且飯於木  
津屋二更舟發并不點燈於夜中惟聞觸聲已履

聲聳然于大衢舟子曰舟過鐵城今在橋下又聞水  
聲淙淙曰此城無井挽水城外所謂水車因意國  
家廢圮伏見城慮京師屏蔽單薄乃特命我  
先公起役築此城賜黃金若干伏見城退村數百梩  
其經營相度出我

先公或言謀之小幡景憲至其水車機巧之工天下  
盛稱無賴子同舟終夜喧嘩五更就睡  
二十九日舟子喚曰浪華城已在前起看揭蓬窻見  
樓櫓數十羅列於女堞上朝霞映發壘壁爛然無有  
定彩宛如天上樓臺嗚呼盛哉豐臣氏以是為金城

湯池萬世無虞。國際一加兵，千萬強兵無所用。其  
守敗，劍受誅。誰謂非天授，卒不然。則固非人力可以  
攻也。兩岸植木，棉花以桔槔，汲取澆水。且暮灌，既又  
牽百丈上挽路，或七八人或八九人，以為一隊。前人  
備地，後人俯前人。至天滿橋下，上岬投山片，其又轉  
過懷德堂，見竹山翁及二子。午後游住吉土人，以是  
日祭祀，使有奉召者，負燈竿，高二三丈，許橫木為  
二層或三層，下層連點燈籠，四五斗圓，中層減其數  
三分一，上層又如之。童男女，都許從之，聞其發天滿  
宮群集，燒燈炬煌，如晝。浪無俗尚，是以前每遇

祭祀相夸，以燈竿住吉祠宇，罹災出木，假構募緣，四  
方欲以興造，復舊以其名神，終財不盡，榜書姓名，贊  
糶揭之。和歌者流，所謂岸上稚松，今有拂雲之勢。其  
旁已歷幾世之歎，猶將催之。但謂之岸上，則不然。去  
水涯在一里餘，蓋泥沙歲集，民間墾之。濱海諸別如  
是者，所在有之，不且恠。

七月一日，出市，條田孝藏表其怙為庵。藤先生賴霞  
崖之嶽，大路次見濱田希庵其人，年未及而立，風成  
岸，譽醫為本業，旁巧書畫。又訪僧大惠於逆旅。  
出日竹山翁以史學自負，遷史方成矣，請誌之。文



章雅健取捨存權節古史書無此撰濱田希庵拉余  
訪蕭茂堂主人頃年風流好奇籍一而出集古書畫  
品皆極服玩經此人鑑定而價相璫  
五日此日炎熱時甚日昃驟雨傾盆氣息始甦竹山  
備聽諸生講孟子余在旁聞之

因竹山翁講說論語士商雜然未聽浪華旧無書  
院設官賜宅地一區宮懷德堂是以稍有向學者  
爾未數十年矣

五日見高賈集渡邊橋交易其穀人象如雲彼此相  
或隱語或正言嘯嘖以倚喜定而散為有人徑

維之視其價直甚上而欲病相結而不可解則大後  
斗米如急風暴雨人乃散而集更端而鬻買之名  
曰相場相場亦言也謂一定物價之上下也天下穀  
價大抵因此相場而貴賤同異相移是蓋郡國之大  
權寓之高賈之手且不存之京師江戶之間委諸浪  
華側也浪華者舟舩所湊東運西輸不歷于此則不  
得能是以一日貿易數百巨萬富豪射利素封者多  
依然侯國不為之稱貸者為甚繻也夫侯國雖小者  
尚連數十里地舉其財利納於尺寸之高夫雖勢使  
然豈無制度之繻概歟須應廟堂講議有處也浪華

則大改之兼錄山片某供穢越潔白如嚼雪寒夜溢  
口夜乘涼於難波橋以觀煙火岸上列榻賣茶果橋  
下舟舳填咽燈火煜々中井魯弘倚欄欄出光燈  
知有樓句相繼遂成連句  
六日土持天龍吐水者未其製造自西洋傳與旧傳  
稱龍吐水者異其物木箱外無長布囊投一端於井  
中加一端於屋上以長杠一上一下左右互鼓布囊  
出水於屋上淋々如建甌澀井某未語是夕家々祭  
中女五彩書和歌及詩以注筆頭挿牆壁陸放翁曰  
京口人以七月六日為七夕必於俗亦然不知何由

為此太早詩

七月見赤松文平杉本玄澤又見中井履軒此人隱  
稱甚高竹山翁弟名曰積德徑學文章亦與竹山翁  
為伯仲

九月將至四國同舟可托有阿州船欲以明日發乃  
與此傳阿州有屬禁不換過所者不許上陸入疆於  
是就其藩邸留守謀留守予券書一通山片氏為余  
周旋之

十日竹山翁別酒謝其辱過而去復過山片氏喫

飲乘舟濟諱五石斛舩也子起解纜於通領港舩  
舶群聚軸輜相銜舩相撲帆檣森然如行林檝江  
岸置一字戈戟列植張燈數炬閱舩出入扼手大呼  
以報曰阿舩一隻方發岸上曰聽了即過此松樹如  
戟斜月在抄水白影黑微波湧珠玉風聲如琴筑真  
是新秋氣象余賞情容思併至兼動行一里餘水天  
空洞不見際涯左見燈光炯然是為住吉祠前石樓  
燭燈前者無此設四方客舶若遭風雨昏暗不記江  
口所在暗沙礁石被災巨多棹是舩者會議餅錢盪  
石起樓每夜點火又見水中施橫幹如築墻壁者舟

太曰江口泥塞以病舟行官為之除水流泥浚鑿  
去壅礙若然有聲視之鯉魚躍起橫幹四更便風張  
帆南馳

十一日夜已白立蓬窓左望蒼波渺漫濃靄霏微其  
際彷彿如見山是為淡路國左顧則和泉國近在數  
里不帶煙霧浦淑邑里歷歷在眼城堞逶迤出沒樹  
岡為岸和田城又見屋太壁連表然遠望可異其  
前者為貝冢坊奉淨土真教導衆食鏞故富後者為  
飯右太郎相傳  
神祖攻浪華城不利遷宿十餘里士卒餓求食于左

太郎其家巨富有奴婢數百人常為之多煇迺出以  
供之冷飯  
神祖德之改姓賜餒氏然後數世姓名相襲一仍不  
諱其不隨富有如有冥助者頃之日高竊消江山現  
真面目澹々者與心靜我々者與氣壯旅愁忘而賞  
情壯手披地圖眼閱水山澄坐帆陰以傲其處所而  
恐一勝之或遺也我鄉白河在距海三十里地目未  
觀大水及游江戶見大江浩蕩而心常壯之未嘗極  
沂浴泛舟之娛是故浮海之游始於今日停手見淡  
路諸山翠黛分明無復今朝彷彿日映風惡鏡泊吹

屠浦

廿二日黎明風歇舟循岸行繼壁半嶠其下竅穴大  
如數丈深淺不可測微波吞吐蕪坎鞞鞞之聲可以  
應鼓節恨不同善笛者奏一闕以知之東南見峯稜  
嶺山上是為根來乃知紀州界已在迤一島牛跡于  
波清松栢叢密如雲毛遍軀曰蓬島自此以北水帶  
兩岸風波之患有所遮蔽南出過此即瀛海空濶亡  
羊數百里外雖夷島蠻嶼無有復人眼者退顧我後  
洲渚漭然弓曲以抱海水和歌山城當其弛所和歌  
賀多二浦上下存其跡絃舟奮飛激奔如箭如離弦

而後者新秋賀多共有勝槩名遠職不悉可惜已而  
風波隱患舟如簸揚一上一下朝天隨地舡乎大怖  
曰牟島在近可以暫避舵工叱之曰圍舡所載非奈  
祀具哉後中元達則千金糞土耳况牟島地小不可  
久維何太怯也西舶東艦北帆南柁馳突四旋隨風  
轉化其眼在帆其手在舵足走而口叫雖一身挾十  
手其捷不可喻乎非爭利者欲持身保安烏計以遺  
躰試萬一於危難也舟愈行風愈疾怒浪擊舡腹泡  
沫紛飛夜中沾濡被席以腐輾轉自衮伏不能起舵  
工喚曰阿波雖在近我命已危矣顧淡路福良可避

耳乃轉舵正帆北馳迅疾直入兩山間有夫女島當  
中央如所謂樹而塞門舡回就其陰避風繫舡島上  
樹茂風躡月清氣冷旅情為之情動岸上即福良  
十五日風不休揖手舵工聚首叢話猥雜可厭借脚  
舟環隣舡漕去上陸村北有八幡祠繞祠多古木每  
被颶風吹盤屈擁腫如徑人工移植人家假山豈以  
可跨炎景烘人其陰未涼風披襟頂之就村家飲食  
還宿本舡南風仍疾  
十四日降雨柁工曰是好風雨霽則風亦休復借脚  
舟就村沐浴梳髮村雖小有薄堂軒頭店有阿波小

松舟亦避風來在余船側溫酒奠羹以祝中元且寬  
余容愴其情可謝日暮風雨果共止此夜岸上有鐘  
鼓聲徹曉不休是為所謂中元踊也上岍觀之街上  
置燈籠三基狀數墓碑男女著淨衣圍燈外圍結燈  
鼓節以舞蹈又就新喪家於神主前歌舞主人供黍  
果送迎以勞之或謂今之踊云者非歌舞之謂也蓋  
昔舉踊之遺俗變凶為嘉改哀為樂甚者駕臆說曰  
於其祭為舞蹈而樂先祖非也

十五日平明舟發萬頃帖水波濤不皺西有山夾水  
此亭對峙如門礁石起頭而參差揖手指曰是即鳴

閩海中隘惡是為第一阿波國運遠在其南余微立  
於舷左瞻右望弗能自已前自恐憚之地山靜水深  
澹然為憫樂之區於是知憂成於恐懼樂生於安平  
舳舻至阿波得河沂之為吉野川源發土佐淫讚岐伊  
豫南入阿波東流注之四國東西長南北短是以水  
注南北海者未得大而早入焉其東西走者必大而  
吉野為其最自別宮上岍與舵工辭入德嶋城不知  
武智辨倫家在何坊則不可授且逆旅忌獨人謝之  
余謀窮矣欲歸舵工屋渡板橋有暝余者視之近藤  
某也導至叔倫品坐語舊近藤某嘗在尾藤先生座

能知我面

十六日見岡田君章答波成熱城下三十六坊自十  
四夜至十六夜為所謂踊者每坊一侑高者文以鐘  
鼓備備雜還噓景徹宵以止若溜及十七日灰遣吏  
捕治

十七日將至平島早發德島今年雨少隴畝乏水路  
側見踏翻車挽水竿頭約青紙傘自騎烈日農夫且  
大者用調度如是得小松村多蒙戶田植藍刈取作  
餅以售他國染帛舖每言用阿產藍艸顏色殊勝松  
葉乾肉以土佐為名品阿波次之三物最以得利村

南奇岩十餘株突兀枕倚立牙海岬岩最大者周圍  
三百步許古樹盤屈托根其間如人施設其下有天  
女閣窈窕其頂鷗鷺多棲腥臭衝鼻奇境為之穢炎  
威殊甚蔭松榭假寐有人亦側我而休我覺語人曰  
乎卓裝輕裝可怪聞江戸每遣監者於四國豈子亦  
是乎我辨益疑自我

公從政開通正路發摘伏莖痛絕苞萑或曰竊發監  
人伺察郡國官員清濁治績故官人恐懼謹慎無敢  
自從者此人意余為是也宿武衛氏

十八日謁棲龍君其為人溫雅善詩征夷將軍源義

植子義冬不為人所容出寓隋州以世居平島為氏  
益義根号棟龍称右門土俗喚阿波公方公方有天  
下称源義滿始賜是号後世襲称義冬無罪嫡而被  
廢政民哀称之至今乎阿波侯待以賓客屋宇類萬  
石以上諸侯邸宅少有夸門地色余歎其非所以全  
休

十九日苛苗供飲食

二十日早辞平島取旧路復還德島投井倫

二十一日城南大瀧山有觀眺美登後院曰白雲閣  
僧英居之與叔倫訪語布席於松楸下德島形勝萃

于一鵬叔倫拈點說著一不送小寺彦夫招余會  
詩友其室臨池頗存幽致菴田清音辨彦夫好書字  
學賴霞崖翁

二十二日雉兔園復集諸子主僧元宴妙齡善詩文  
拙齋常以僧中一龍目之木芙蓉以新任阿波未  
在座共語江戸消息

二十三日僧英拉余過村瀨某某嚮學栗山先生因  
殷勤問先生起居辞井倫家井倫僧英送至城北郭  
宿興源寺寺侯檀越故巨刹

二十四日至吉川井倫分手僧英猶送遂抵長谷寺



青主約夜宿午後趨見鳴門歷四軒至岡崎比屋以  
煎塩為生地接撫養撫養聲與武屋同塩田井然弥  
望民富於其利欲以方金換銀子京師西南侯國必  
私制抄使用國中是以蓄銀子銀錢者甚債一老夫  
先導喚渡濟土佐泊島中以沙石不可植民釣漁為  
業深沙沒脰骨秋陽然之如在洪爐中脰骨欲焦一  
石特起為妹脊岩不詳其所以名平布于波間為尾  
嶼有圓山生七大松樹土人建立名曰喚圓山七本  
松然不足為勝夙馬數十隱見於群松中或下岬浴  
潮自滾于沙馴相噴怒相逐仰鳴俯隸是阿波牧地

自水際至山足冊落連亘以防送失余渴甚乞漢戶  
水帶鐵腥不堪能飲上岬里地稍平所細草草  
葦如茵坐此俯臨鳴門尤為壯觀阿波先侯嘗作亭  
饌時未聘望先侯奢蒙國計耗備及今侯悉撤無用  
遺趾存焉世言鳴門景狀如莊子所謂尾閭相似今  
視之不然蓋水底巨礁乍呀相連其出水面者猶數  
十株最大而受名号者三曰夷嶋曰飛島曰程島南  
岬今我所踞島南背出者而北岸則淡路國南邊斗  
出海中者兩岸相對繼而相薄不合者僅一里外為  
蒲溟肉者所謂播磨灘故每潮汐盈虛波頭層沓漲

廣盪狹與彼巨礁排挨觸擊盤渦如輪旁輻兩岸嘈  
啞礚礚聲震數十里時有巨艦帆風而至乘艦人皆  
瑟縮屏息伏祈哀於天惟舵工立舡尾與巨石曲折  
相避以下已而與盤渦遇旋轉成規三匝以流為然  
後人能言而起坐必醮酒為喜導者曰今潮猶憶若  
月初三四日驕濤奔騰更有加焉又曰古者濤勢大  
激響如震雷遭其怒時釜甑益缶為之破裂和泉式  
部嘗賦和歌天吳為感乃收其暴然其辭鄙俚恐後  
人偽託北岸有祈巖昔在潮聲如吼瀾波射天七日  
不休一名僧坐岩修法潮為之退因以氏巖山下小

祠中藏小瓶土俗稱曰御瓶明神歲若枯旱則闔村  
老幼摩挲拜跪祈雨不出三日必應矣是以侯命屋  
兩納之以為神還宿長谷寺俱舍唯識二書於佛典  
極為難讀有一講師來自京師是夜坐帳集聽者百  
餘人有隆溥者就余語歎佛法衰雅在聖人繩墨之  
外尔厚於其所道可嘉

二十五里山行三里許達海岸即在鳴門西自是至  
讚岐國界左山右海行沙磧煎熬中炎輝殊赫時遇  
喬松結蔭涼風吹面以瘳煩敲若不然其為道暘已  
久矣入讚岐地稱寬敞引田耨為其小市聚投神崎

寬齋寬齋能書又好論筆法運筆與呼吸應曰不如  
是書每精神晉唐人作書皆如是不知其果信否觀  
家藏趙宋名賢親跡藏題曰宋氏家藏海鯽作美以  
供回容途長遠口腹亦不可以不養蓋厚情人

二十六日拜白鳥祠土木壯大相傳日本武尊駕白  
禽自青霄下降止此不渡去後因建祠與尾張熱田  
所傳表裏呈微抵津田古松萬殊高低曲直虬蛇殊  
狀甚引涼風宿志度寺所在曰在村北隔丘隴據五  
劍山麓壽永三年佐渡藤次傳視敵將強弓命中義經  
已危驅出其間披胸承箭以身救主義徑救難痛惜

贈葬以所愛駿大夫驢西塔辨慶興書寺僧修法事  
其書及大夫驢所負鞍梁惠度寺今現存焉寺北切  
海慶名真珠浦世傳大職罰錄是為

帝疾故欲得蚌胎珠而進之乃通蜚婦謀之蜚婦以死  
許之深入水底得其珠割乳藏之以浮於是慶因以  
名

二十七日脇田舜民藏書匣玉石數十品訪且求見  
舜民以陶為業志度密南方名產叱茶飯決去道上  
五劍山始見一名八栗山栗山先生讚岐人生於是  
山下五峯同巖譬如駢捕戴石為頂故能峻急快銳

此劍其下屋脊財露樹間是即志度寺道左有二墳  
大者為佐藤次信墓碑則寬永中所造樹小者瘞大  
大驪尔樹碑二墳之北則古戰場屋島橫長嶺卧其  
西五劍山高聳擁其東海水灣入風波無患幸師奉  
帝艤維此於地利為宜源師在陸戰已接平師欲耻  
之艤首注扇於竿喚曰源兵善射請射之那須與一  
當擬抽軍進馬波瀾動搖無有定準餘一以為恐人  
力不可能乃冥目祈神鞭馬更進發斷扇柄飄飄扇  
矢共飛敵將奇之起而舞餘一復射斃之今有二石  
一曰禱石其始祈神處一曰駐馬石後據蓋處意其

時此石無必存之後人因傍偶有石而托言乎或移  
置此石表出遺趾乎屋島者

安德帝廟崩在長門則此以其駐驛民特思以存之  
也有二渠雙流曰相引川潮盈虛二水必同故名方  
言軍中有斯語是故予始聞疑其有故事熟問無狀  
也迨午礼至高松午礼和名抄作武例文字但異耳  
聲則同投宿竹石山人家山人作画有風致  
二十八日蒞高松欲上白峰同道農父指示便道認  
聽失道絨今所登正對白峰隔一牛鳴地然深谷窈  
然降復陟踰十里餘日暮雷雨且晡時後登白峰必

會妖怪主人防而不登遙拜廟宇樹間見擷干嗟  
帝英主也其事一跌宕崩於海表因歎有志者取禍於  
亂世雖帝王不免也至國分寺有逆旅二十餘椽嫌  
予獨行不肯宿巷首有賣糲子家就食充晚餐主人  
憐志在夜行謂余曰雅屋破猶宿否余謝而請之其  
室八席只二席不壞烈耳收忙辟咬點燭見之恹裂  
無余幅  
二十九日路見清泉自石溪注出承以石槽側立小  
堂如憇亭土人喚之曰八世水船值颶風覆沒汲  
此水灌溺死八十八人皆甦以為神靈乃為營造以

異允冰飲之極香冷歌津市雷飛繁庶一都之會市  
西有山遠之出海崖即圓島城北望島嶼相連塩飽  
七島是也其實有十餘島允地以數呼者世多加增  
其數此獨省約者何耶島有民居村里大小不齊租  
稅賦優急除之以恐民所食欲熟慣操舟萬一有事  
為藉而用之也自豐臣氏然也入圓城宿尾池世德  
過德王村吳竹來語  
三十日德王復來亦見宮武良藏  
八月朔日薛世德近世金比羅神威靈尤著諸國信  
請者日數千人浪華以西乘舟到著他港不許上岬

圓龜獨不同之故自圓龜至金山羅廣大路一條可  
以比官道竹塊馬匹相屬有山獨立削成數十仞名  
曰飯山又名曰讚岐富士富士之為名山天下固  
無可耦若形相似則雖小山必冒其名然不直稱之  
別以其所在之地名如薩摩富士津輕富士信夫富士  
是也又北越有三部富士行道迂三步阿望弥彦  
山酷肖過此則不然皆所以別在駿者也象頭山古  
樹叢密如毛遠瞻已與他山澤、者異其狀甚似画  
人所描之象金山羅廣在其眉眼所堂宇峻高似上  
毛妙義祠因壯則倍焉自祠至市相去數百武兩畔

立石欄諸州蒙富指財每柱雕姓名石繁復百金基  
大小羅列至善通寺空海座此故後營此寺側有兩  
行藏幽行常隱處不與世通逆旅不渡敢宿遷至圓  
龜窟會舟鋪自入讀岐逆旅忌獨行客尤甚余恐伊  
豫俗如此乃欲徑中國以至九州故再到圓龜是  
夜無中國船焉  
二日多戶津尋舟渡無航中國者乃仍就陸弥  
谷以名藍闡山如人立寺當其脣南北遷迤垂半抱  
之棟高現兩南袂累且以空海旧地道流雜運故不  
登觀音寺日暮其勝聚雅常聞尔疇中摸索所謂明

月濱唯聞清磬聲耳嘗得其磨磬石一塊時鳴  
擊樂之此行殊併覬其山水而不得之雖費數日滯  
苗本為山水非可惜惟長途在前年華及仲秋客情  
如引去知有他日思到此則恨悔亦隨之沈吟久之  
遂捨去至大野原有蒙戶某氏兼并迄一萬石築塢  
隄墮墻內不可伺視叫喚誦槍法土人曰其家惧盜  
誦武比者盜殺良民逐捕甚急是以逆旅特不許輒  
宿余餽不能行舖于蕎麥店店主審余狀曰是不似  
惡少乃宿  
三日歷和四濱濱沿海岸沙石瑩徹多類珠璣山上

有人家五六宇不復似農人曰是山讀岐伊豫界其  
宅封人之居無誰可之蔽川上縣夾川而邑焉遠數  
村一萬石為其治所故書伊豫有河邊縣因聲近改  
字耳見毛利玄伯苛苗因過宿猪川某乃二洲先生  
外親先生產此地以徑學顯竟在聘江戸

四日巖川上松樹稍密見故川上塢主墳土人樹碑  
勒姓名年日本州自伊豫親王後更姓河野世有  
之迄近世滅或其親族其詳不可知其餘德在民以  
歲時拜真然問之無知其事業賢否為何物雖公侯  
富貴至身後不過受此追思耳數里始與海別入山

連峯接嶺此究彼繼溪谷深則必生水崖斷則必飛瀑殆如衙木甯山中宿川側方通家在閩村仍山中  
方通好作画竹

五日方通引余一壑壁掛赤壁圖障貼杜詩皆清人所作曰雖好文筆山中幽僻無可共語惟以書画為友家事省約行奴僕有法度盖一佳士禹中方辭驟雨滂泥油衣透裏沾遍身至南川水色如丹以發深銅山其氣薰溼水中石鮑蟲魚不渡生非緣雨濁余彷徨疑其淺深揭衣趨其瀾急水果不及腰銅山去渡口僅一里晴日抽出其頂於象山上遇雨下溪水

暴長登之致狼狽乃止又數里得鴨川銅山諸溪皆濁至此復見清水津渡用篙長數丈者舟子曰如平生或可厲水潦方集如此湯人因知銅山果不可陟宿大戶土人驅猪鹿害禾稼者屢乾放鳥銃夜夢每覺

六日早發大戶至胡桃川石色多青間有奇者自此復左右山高氣象窘隘登降甚勞所謂石稚山西國第一高山今所過其巖耳性山上黃德離一方見有秋以其能產高地謂之大栗盖稷別種也如我陸與以山嶺委于不可播種然以是種樹莠安知不可



為升也櫻樹夾路蟬聯不斷喚之謂櫻三里其實非  
此於三里春色之佳可想惜差身為枯枝者亦多若  
繼植而續發不亦善乎伊豫民漉紙為生田植黃荃  
取其液和楮穀以為紙命存方發陸與所不墜在道  
後宿古昔伊豫有道前道後目在今不知其境界所  
指只在其遺名冒一村村有湯泉仰生平地斫石圓  
通中加泉眼上作槽匝周古史相傳 天子御幸  
聖德太子撰碑文表異湯泉之効疾其碑今不存近  
世服之喬復撰文欲樹碑未果浴者雖沈疴深雪立  
痊槽三所其下者以洗馬湯泉南有遺堰溝渠未墮

河野氏所握產好木綿布擇其最佳者織帖裝刀為  
煙柄繩世喚其候曰道後

七月至松山城北負山南臨阡陌遠瞻隈山海接紫  
溟為形勝地見杉山平亟去宿嘉市老農二人亦來  
宿共語粟麻朴可愛

八月山道上下村落向背不一多植楮櫨剝櫨實為  
脯作齋或燭得中山馭農商相半過此入溪與水流  
左右既而得佳境水嚙古岸山骨悉露巨石如榻茂  
木蔭之綠陽可迺揭衣漣之游魚驚散据石久見散  
者復集道遂以戲開漣之狀以可人意螳蟻猶未欲

咬人乃去至內子村訪安川公俾家父母親族出迎  
開江戶信公俾在江戶信文相友

九日公俾帶六携親戚四名魚前溪得年魚數十  
頭燒落葉灸獲賒村醺班荆同醉

十日雨霰內子上堂彦六同行至大洲嘉市以西皆  
大洲管内見祠碑甚罕彦六曰四國自空海產  
後佛教甚盛民力為之削耗有司方銳意為治力除  
人心之蠹害撤邪淫之祠廟其民富且樸有異于他  
邦夜大野子慎就見逆旅子慎即公俾之友其人沈  
靜溫良猶對公俾

十一日子慎刺啄來謂曰昨來雨急比地川將溢如  
何遲緩則不可復濟且逆旅地汙恐為所浸濡即裝  
束駕舟至子慎家西谷嘉左衛門堀尾四郎次弓削  
某來語薦酒皆江戶之所知下舖而愈累川益溢水  
已及乎城三子家已見漫為蒼荒辭去市人向曰  
水進至坊低屋被數水天牆壁半壞飲簞席擔什器  
移之樓上或高架啣啞戶不斷彦六命奴曰井將淤  
泥明有閘城無水矣宜急汲蓄壅既而戶外有艦聲  
該起見之水流于街上浩大夫加藤齋宮乘舟巡  
視紆緘浮出井窻園皆泥為一島余上樓避之五

更羅始收大漸着寢

十二日天猶陰平地泥濘數寸墻壁門廡水痕或至  
一丈許又果苦乏清水西谷掘尾二子未語昨夜之  
狀比地川源遠山高諸溪合併動輒氾濫如昨水淫  
天洲城西北入海海口多鱸戾歲一必渙舟張旌旗  
隊俾部分一以陣法進退在寓操練意非專以渙為  
事實為壯觀弓削某亦尋未乃屬鄉書  
十三日霽穿黠淡將復雨彥六曰大洲地氣候有頗  
異者天將開霽平旦先陰焉如昧爽而晴則不崇朝  
必復雨今之陰霽乃是好兆辭子慎家掘尾子迎余

馬鏡街送車郭外熟稻悉為泥沙壓無植立者農夫  
終歲辛苦徒為一堆腐草可愠也彥六曰如幸不出  
三日復得大雨以浣沈之庶幾收歲之半也大洲以  
西地脈墳起急為巖使民得平土者鮮矣抵喜木排  
鋪積帶帛賣酒肉亦小市也非僧若醫不御憐僧俗  
之質不似所波讚岐抵伊賀多南迫於海民半業漁  
蝦蟹皆雜碎石泥之厚二尺餘不如是輒海風扇  
飄壞地立至村長家獨大宇稱嶋侯年一觀就常於  
城下海口乘舟屢侵御鼻險近改至是上岸復自三  
机駕舟是以堂堂之大為侯而設也御鼻者在伊加

多四十許里正對豐後佐賀閩宿村正宅  
十四日路在山脊左右皆海村落依嶼稍田僅鋤谿  
間穀皆充租稅民就山植甘蔗雜食海錯為糧恃犢  
牧此土人曰生長山沃陝隘動輒抖擻觸突不受人  
之制產海畔則風氣曠濶耳目習之自馴良易使伊  
豫雖馬亦產不居牛之半其出土佐者矮小力強踰  
界無漫此種世謂之土佐駒有拳石疏理輕惡蒼白  
無澤投水不沈常無此物自薩摩櫻島焚崩之年有  
之蓋海濤淘送也山最高處曰嘉一北望中國諸島  
螺警點、煙帆風棹忽生於空溟而傲頃又失其所

往秋冬之交風多西北舟行必瀆中國春夏則風自  
東南以徬四國航工以是為訣午後至三机是為九  
洲津口岸和嶋侯置戍、將井関又右衛門則岡高  
從弟致岡高書又右衛門以疾不相見使人訪余岡  
高者庵藤先生門人字和嶋之文學投宿菊池宇、  
頗巨康為村長有舩數隻日借與漁戶彥六外族  
十五日風濤三机太多每作鮪當舖飯真魚多餘  
竊笑以為如他州以為飯飯之媒三机人乃及之村  
北此沙洲灣曲有八幡祠老松數株翳之祠側立碑記  
宇和島侯舩舩往來有時風思濤急然無恐怖之虞

者藉神之靈而然也。又則藤好道生者所撰土人以  
此日修祭，素童女盛裝，或鉦鐘鳴鼓，擔勝花從神車  
後，無復歌謠雜劇之陋習。是夜中秋海上湧金動搖  
亦一奇也。

十六日僧禪那未語頗解讀古詩，余尚滯僻遠，眉頭  
久不伸，得禪那與語，亦覺消日前洲有啣聲字，投  
袂而起曰：是必獲多也。余亦從往一人立山上，兩手  
執麾，衆舩仰見，聽其指揮，麾揚則進，麾下則退，合則  
聚，分則散，惟魚之所在是逐。已而網中為一團銀色，  
海鯧數萬頭鑽網欲脫，亦紅魚潑刺奮躍，海鯧為之

頭破尾斷，晚佃紅魚加之飯上，屑葱薑和醬以食。  
方言謂之薩摩魚，美者莫如紅魚。世故稱魚中之大  
字。

十七日雨不放舟，字請名其子菊池氏，名有用，改字  
有直，所以分族類，請見其系譜，實為肥後菊池氏  
裔，系統分明，非世妄濫者之比。蓋名家

十八日諸國舩比日未泊者皆檣獨不許，余之解纜  
復畏御鼻陰也。晚餽鮫極生鮮，畜鮫有法，竹籃盛之，  
固結其蓋，埋之潮際沙泥，不如是餽時味殺，漁夫云  
是夜風必疾，果然。

十九日未牌游前洲風響山影全已深秋

二十日彥六緯去

二十一日村西山上建小亭名曰遠見臺以備外國  
虞凡瀕海且有此誤而他邦則未之聞北方天會如  
墨土人曰是日中國風雨山多索吾俗謂索吾為款  
冬之別種其說未可甚非大抵自入四國有索吾則  
無款冬有款冬則無索吾不復見其並生蓋木一種  
之物而因地其性乃移乎但索吾冬華款冬春榮異  
耳唐山諸家斷為二物無相涉之說無乃未盡其性  
乎記此以質博物家

未日時

二十二日

二十三日晚飯前洲復下網僮行攪鯁數頭未其易  
得猶摘園蔬也三批之菜貧民不能多餐彼此兼除  
天地固無兩全

二十四日登村後山山生雲毋蓋下品土人卑之曰  
糞石言其弗成用

二十五日四國無狐有狸其善盡魁勝於中列之狐  
又生馴猴歌舞應節故使猴者非產四國則不畜

二十六日自至三批非風雨必日登山又浮舟此日  
亦觀漁臨夕天氣清朗宰曰明日請航送子乃解舟

以待海庭有沈木如  
倉變改之前所埋恐有然  
玉名曰扶來亦俗以為素

